

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孙海洋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孙海洋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研究了湖南近代的几个文学家族作家群的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分别是：湘阴李氏家族作家群的李星沅、李星渔、李杭、李桓、郭润玉、李星池及李家其他几位闺秀诗人；湘乡曾氏家族作家群的曾国藩、曾纪泽、曾广钧、郭筠、刘鉴及曾纪曜等几位闺秀诗人；道州何氏家族作家群的何绍基、何绍祺、何庆涵、李楣、何维棟；湘阴左氏家族作家群的左宗植、左宗棠、周诒端及左氏姊妹；湘阴郭氏家族作家群的郭嵩焘、郭嵩焘、郭嵩焘、郭刚基、郭庆藩；武冈邓氏家族作家群的邓仁堃、邓辅纶、邓绎；龙阳易氏家族的易佩绅、易顺鼎、易顺豫、易君左；宁乡程氏家族作家群的程霖寿、程颂藩、程颂芬、程颂芳、程颂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孙海洋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5667 - 0027 - 8

I. ①湖… II. ①孙… III. ①文学家—家族—研究—湖南省

②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K825. 6 ②I20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316 号

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

Hunan Jindai Wenxue Jiazu Yanjiu

著 者：孙海洋

责任编辑：肖立生

责任校对：祝世英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燕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xls@hnu.cn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32 开 印张：12

字数：346 千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67 - 0027 - 8 / 1 · 63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次

湘阴李星沅家族

一、心高志远，雄健慷慨的李星沅	1
二、观香村野，吟咏不辍的李星渔	10
三、气概宏伟，英华早谢的李杭	16
四、著作等身，诗笔俊健的李桓	29
五、才思深婉，冰清玉洁的郭润玉	39
六、芬芳悱恻，赋愁无不工的李星池	42
七、群芳艳发，竞风争雅的李家闺秀	44

湘乡曾国藩家族

一、中兴桐城古文，诗崇杜、黄的曾国藩	49
二、诗师杜、韩，格律谨严，唱出国门的曾纪泽	75
三、从汉魏至晚唐，诗笔纵横的曾广钧	85
四、意窈而深，诗格庄重清雅的郭筠	91
五、走出闺阁，诗词流丽清穆的刘鉴	96
六、众花齐放，逞才竞艺的曾门闺秀	105

道州何绍基家族

一、青山当书读，学人诗人二而一之的何绍基	110
二、治官如治家，文贍事劝的何绍祺	129
三、摩挲图史，文章器识名重一时的何庆涵	131
四、以吟咏为乐，语出性灵，笔意超隽的李楣	136
五、敏而好学，诗风沉郁，笔力遒劲的何维棟	140

湘阴左宗棠家族

一、才气纵横，为诗苦吟，诗风典重的左宗植	155
二、慷慨任气，磊落英多，不拘一格的左宗棠	165
三、饰性清婉，诗思深挚的周诒端	176
四、倚兰掇琼，争奇斗艳的左氏姊妹	180

湘阴郭嵩焘家族

一、镕经铸史，别树一帜，意气风发的郭嵩焘	183
二、游幕半生，才情俱富的郭嵩焘	195
三、澹于进取，以读书作诗为乐的郭嵩焘	208
四、为学无所不窥，尤好吟咏的郭刚基	214
五、博览群书，为诗沉郁俊健的郭庆藩	221

武冈邓辅纶家族

一、遗爱满川中，政绩著江右，能诗善文的邓仁堃	235
二、能文能战，诗名远扬的邓辅纶	238
三、喜才俊，重经济，诗名学名半天下的邓绎	248

龙阳易佩绅家族

一、儒雅豪爽，为诗不拘一格的易佩绅	269
二、诗名著中外，奇气纵横的末世才子易顺鼎	283
三、不善时文，以游览吟咏为事的易顺豫	296
四、反日爱国反军阀，文章惊海内的易君左	304

宁乡程颂万家族

一、诗书满腹，教授一生，文词雅健的程霖寿	324
二、长于训诂，为诗气象森严，兼擅书画的程颂藩	329
三、遨游天下，写尽江南风光的程颂芬	340
四、诗词书画兼擅，文词婉深清绮的程颂芳	345
五、天才惊绝，诗笔苍劲，蜚声光宣诗坛的程颂万	351

参考文献	374
------	-----

湘阴李星沅家族

湘阴李氏，先世居江西丰城，元惠宗元统年间，李肇率全家迁至湖南湘阴夏言港，后卜居湘阴城东高华里。迁湘二世祖名基康，字膺禄，以武功显，官至四川参将。第三世祖李晟为县学生，嗣后数代多以儒为业，但很少以文取功名者，直到十六世，才有李畴字锡九者列选优贡生，官至桂东县学训导。李畴即李星沅之父，又字寿田，诸生，当乾嘉时期，力治朴学，终岁读书岳麓山，一生以教馆为业，后得优贡，考取武英殿校录，嘉庆十九年选授桂东训导，南旋至河南辉县而病逝。李畴生三子：长子李星沅，嘉庆十三年考取秀才，道光五年中本省乡试举人，十二年举进士，官至两江、云贵总督。次子西来先生，一生只做过乡村塾师。季子星渔，亦于道光四年考取秀才。寿田去世时，星沅仅十七岁，家极贫，遂授徒家塾，其弟及一姊一妹皆从其读，其子侄继之，遂形成了一个文学族群。

一、心高志远，雄健慷慨的李星沅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又字石梧，湘阴人。未第时，客陶澍幕多年，为掌章奏。道光十二年（1832）举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道光十四年典试四川，十五年督广东学政。道光十七年任满，授汉中知府。历河南粮道，陕西、四川、江苏按察使。以在川、陕治绩卓越，迁江西布政使，调江苏。二十二年，擢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二十五年，调江苏巡抚。二十六年，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以镇压云南少数民族起义有功，加太子太保衔。不久，调两江总督，兼管河务。李星沅曾长期为陶澍幕宾，于河务、漕务、盐政极为熟悉，履任后，力加整顿，成绩斐然。又奏请筹外海水师、添造战船，并得允行。因久病，请解职回籍休养，得允。道光三

十年（1850），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清廷起用林则徐督师，卒于途，即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是年十二月，抵柳州，与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等一起镇压起义。咸丰元年四月，李星沅抱病赴武宣前线督战，惫甚，数日，卒于军。熊少牧《李文恭公诗文集序》云：“吾乡官江南以经济而兼文章之美者三君子：一为湘潭陈恪勤公沧州，一为安化陶文毅公云汀，一为湘阴李文恭公石梧也。”是知李星沅之文章，当时已为人所称美。著有《李文恭公文集》二十四卷。

（一）

《李文恭公文集》十二卷，有序跋、表志、奏章、骈文等。李星沅少以能文著称，故陶澍邀之人幕，为掌章奏。其章奏公文，极其省净干练，如《奏由京抵粤所过地方情形片子》：

臣赴任时所过，直隶地方，禾稼均极畅茂，惟雄县、景州两处低洼田亩间有积水。山东、安徽迤南一带，杂粮遍野，秋稼如云。询之土人，金云胜于往岁。江西省城附近，九江、南昌、吉安等府属，以夏间得雨稍迟，秋成未免歉薄。赣州、南安两府，仍属中稔。广东岁收成熟，旸雨应时，现在粮价平减，民情极为安谧，足以上慰宸廑。

区区百余字，即将沿途数省收成状况一一叙明，行文极其简练朗爽。其序跋则稍多文采，常寓个人情感于其中，故清丽流宕而温厚，如《玉池山樵遗稿序》：

吾邑山水，清峭如玉笥、泊罗诸胜，发《离骚》之幽艳，表风雅之权舆。先芬所流，诗豪蜂起。近今以来如周子调臣其最也。调臣家贫嗜学，溺苦于诗。自为诸生，读书岳麓山，偶一艺出，传钞殆遍。顾赋性狷介，不与世谐。学使祁春浦先生奇其文，将列拔萃科，玩而廉其品，以为拔萃县一人，不如优行省二人为足风多也。及例优贡，行先扁试。试之日，调臣竟不赴，连应乡荐亦不售，居常殷忧侘傺，状悒悒若有所病，而病遂中之。语予曰：“君才可大用，若吾辈以诸生终，诚不足惜，与草木同腐耳。”语讫黯然。予固讶其言之悲而未觉其病之篤也。未几调臣死矣。始调臣与吾宗可北交最密，予因之缔

交。既偕应科考，同受知于许菜山先生，擢高等，食饩，往来日益亲。每当酒酣耳热，狂吟，绕屋脱略跌宕，以为一时之盛。今十七年耳，菜山师遽归道山，可北、调臣相继化去，师友之间零落尽，言之伤心。调臣诗不名一家，其天才横轶，可喜可愕。盖湖山秀特，蕴而出之，使天假之年，亦乌能测其所至也。

写景状物，诗意盎然，写人叙事，婉而有致，情感深厚，语旨清雅。又如《前贵州布政使李公（象鵠）墓表》：

……公勇于任事，精于料事，镜烛犀剖，动中肯綮。他人三四年不能了者，公以旦夕了之。他人千万言不能决者，公以片言决之。至于钱谷冗杂，参互错综，群苦棼丝难治，公则条分缕析，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且从容谈笑，间以雅谑，似绝不经意者。与人寃怒仇爽，表里如一，是非曲直无少假。虽人心如面，或转以此尼公，而公不屑顾也。

寥寥数语，一个精明强干的能吏形象跃然纸上。文章以短句为主，参以长句，整饬中显错杂，行文疏朗，典雅有致。

李星沅更以骈体文著称，其集中收骈体文 22 篇，多为序跋。这些文章，均清丽典雅，辞采焕发，气势纵横，如《秦半鲁春灯曲序》：

吴中半鲁秦君，本风雅才，得江山助。家在洞庭明月，湖水春浓，词如杨柳晓风，屯田名著。懒持手版，脱略公卿。偶仗腰缠，故游荆楚，当时此然市隐。雷义钱豪，折陈券若山丘，视孔方如尘土。往往绮罗买笑，兰麝寻春。浮大白以狂吟，付小红而低唱。横筝檀板，赤凤交飞。流管青丝，黄莺细啭。仿汉宫之连臂，滴纷搓酥。输锦缎以缠头，裁花剪叶。虽较之旗亭把盏，洛里盟诗，不是过也。

未几黄金散尽，绛蜡烧残，判袂甘州，移樽苦县。花有酒而惨淡，月无恨以徘徊。十年翠绕珠围，繁华似梦。几处歌楼舞榭，太息如闻。乃分北里之闲情，别订西崑之善本。时则星沙春早，火树花开。霞飞闪电之窗，烟锁排衙之戟。鳌山凤辇，烛天则采焰千里，兔月羊蹄，扫地则珠尘十斛。

而有的篇章则如清溪流水，婉转奔波，气韵洒练，情致深婉，如《吴琼仙遗稿序》：

忆予与琼仙交，始嘉庆丙子。岁维少年，角逐青霞气雄。对宇衡栖，绿杨春近。轩袂文史之侧，持裳潇晦之辰。往往古砚磨秋，残灯照雨；胡饼一器，浊醑半壶。喝明月使倒行，划君山为平地。长夜骂鬼，斋钟不鸣，奇句向天，呵壁谁语？予善啸，琼仙善哭，凡三四年，过从无虚日也。迨己卯以后，各被饥驱，踪迹稍稍疏矣。然而峡云岭树，纸上凄清；关塞屋梁，梦中呜咽。黄鹤千里，抱只影于他乡；红豆几枝，种相思于南国。路远而精爽如结，会稀而乍见无言。虽为参与商，偶尔出入而似胶投漆，谁能别离！

盖琼仙与朋辈行，予交独久，亦知之独深也。夫其侘傺于中，崎岖所遇，量愁以亿万千斛，扶病于三百六旬。白眼傲睨，欲杀欲割。青衫掩泣，如怨如痴。水则蛟龙骇波，陆则虎豹拿攫。昼则含沙射影，夜则罔两匿魂。时数之奇，罕有俪者。重以家难怵心，殷恨次骨，冯敬通之坎壈，徐文长之佯狂。药臼绳床，僧寮耐冷。蚕丝蜡泪，绮语横陈。坐六张五角以缠身，借醇酒妇人而祈死。人非金石，何以堪兹！……

(二)

李星沅能诗，集中收诗 1300 余首。另《梧笙唱和初集》还收其诗数十首。多为近体，五七古诗仅 150 多首。对于诗歌，李星沅有他自己的追求，他作有《论诗》诗五首，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诗歌创作主张。他反对绮丽侈靡，而追求雅健沉雄，但也主张诗歌要有一定的采藻，其《论诗》第二首说：“我爱鲍明远，金丝被宫徵。先太白以生，后武仲以死。诸家骋乖调，时态炫绮靡。大雅渐销歇，蝉噪嗟何已。”他喜欢鲍照的诗歌，因鲍诗既华美又沉郁凌厉，内容深厚。他也喜欢唐诗，第三首又说：“有唐陈子昂，巨手能起衰。峨峨李杜出，一泄造化奇。骊龙护神琛，二公探得之。”对韩愈也极尽赞扬之词，说他“回澜障百川，踔厉张雄师。择善鸣使鸣，籍、湜安可追”。他

不喜欢宋诗，以宋诗议论多而迂，说：“洛中数大儒，方巾列两庑。理学人歌咏，下笔语辄腐。”又或险怪雕凿，“荆公习险怪，山谷锤凿苦”。而于苏轼赞扬备至，说：“江水束峨嵋，髯苏笔健举。其心炳日月，其声杂风雨。当时詹詹言，乍鄂不敢吐。真气塞天地，浩然足千古。”（之四）他也肯定明前后七子的“争奇瑰”，更赞赏李东阳对台阁诗的纠正，说：“前后两七子，一一争奇瑰。肆好吉甫音，东阳吾楚材。大复丧后特，空同渐宣麾。”而对晚明的公安派、竟陵诗派的抒写性灵则颇有訾词，说：“彼公安竟陵，变态可厚非。铁崖今往矣，铁笛无人吹。”（之五）痛惜明清以来，再没有像杨维桢那样的气势雄健，想象奇特的诗人。

李星沅诗以述怀诗居多，其早期诗、五七古诗大多抒写个人心志。如五古《述怀》：

沧海拔鲸鲵，丹垠翔凤凰。
山泽岂不固，万里云飞扬。
男儿生悬弧，所志在四方。
穷巷安可居？西顾神昂藏。
巴山高峨峨，巴水流汤汤。
以此荡心胸，浩歌凌大荒。

这是他在四川时所作，其时年轻气盛、心志高远，故高歌慷慨，凌轹天下。出川时又有一首《向重庆解缆作》，诗云：

男儿志四方，不愿委尘埃。
矧兹汗漫游，胡为归去来？
小人有田在，陟屺常徘徊。
日暮千里心，天风吹之回。
大江水东流，纵自胸怀开。
舟楫时一乘，济川需良材。

虽然长途奔波，思乡之情切，但看到滔滔东逝之水，胸怀顿开，男儿志在四方，不甘委诸尘土，应乘时代之舟楫，成济世之良才。他的抒怀诗有时颇为典雅浑厚，如《遣怀》：

渐苦周旋失故我，累他长柄问葫芦。
祢衡痛哭题鸚鵡，庄叟春秋感蟪蛄。
转徙直疑终遣戍，牢笼或恐又坑儒。
雄心欲倩丹青手，写出苍鹰侧目图。

从其“转徙直疑终遣戍”语看，此诗约作于他辗转陕西、四川任按察使期间，当时诗人内心极其抑郁，而又不便直接发泄，故多以典故出之，从而显出沉郁深厚的风韵，而雄恣、刚毅的气势依然脱颖而出。

李星沅早年四处游幕仕宦，写了不少纪游和写景诗，这些诗歌也大都气势雄浑，境界阔大，而且辞采华茂，如五古《望华山》：

晨光薄林表，一片扶桑红。举首见华岳，巍立层霄中。其高五千仞，峭崿围葱茏。绀碧杂苍翠，照耀金天宫。青天下白日，四顾何曈昽。晶光荡六合，曾不埃霾蒙。使者自齐遨，敢信精诚通。昌黎谒衡庙，异事惊村翁。得毋一微尘，芥蒂云梦胸。

华岳挺拔，耸入云霄，绀碧照天，金光荡漾，胸中云梦。气概宏伟，色彩璀璨，全以铺叙出之，风格和写法都近于南北朝。但他多数抒情、写景诗似盛唐李白、岑参等人。

又如《益门镇》：

云栈飞来十万山，从兹鸟道费跻攀。
峡流远注嘉陵水，天险横当大散关。
激石有声村碓转，纤罗不动阵图闲。
高原一割长城坏，神臂空劳上将弯。

云栈高悬，万山群飞，气势恢宏；峡流倾注，雄关横险，气韵沉雄，亦可与李太白相较。又如《银杏沱遇风》：

颶母吹涝高丈许，滩声不怒风声怒。
昼夜江天日月昏，舟撞石岸蛟鼍语。
漫空黄沙忽惊散，须使白面皆尘土。
孤篷危坐觉寒生，客心夜渡湘之浦。

风急浪滚，涛声如怒，沙尘滚滚，日月无光。气势雄浑，惊天动地。

可惜的是，写景造境仍如两汉辞赋，雕绘似谢灵运和颜延之，画面太凝重、壅塞，而不够空爽。这也是李星沅写景诗的通病，尤其是五七言古诗，往往意境疏散，或仅有局部意境。又如《晚泊乔口》：

夕阳倒射湘江水，赤龙蜿蜒触天起。
骊珠下上山半衔，爪甲蜚腾化金紫。
临流高咏谢公诗，何止余霞散成绮。
杜陵把酒甘夜醉，惜乎奇境未睹此。
留题烂漫艳乔口，长沙南下一百里。

龙蛇触天，山衔骊珠，爪甲金紫，余霞成绮，繁辞丽采，既雄浑又清绮，然而显得有些古板，不具意境，缺少韵味。他的近体诗相对要清爽流丽一些，如《水月林夜坐》：

夜色凉如水，怀人欲二更。
树疏鸦不梦，香散佛无声。
诗思先秋冷，禅房得月清。
呼奴重煮茗，相对酌幽情。

树鸦无梦，神佛无声，诗思冷消，禅房月清。色调有些幽冷，但清雅空灵，意境清幽。又《渡黄河》：

边马嘶官渡，黄河动地来。
惊风飞石卷，落日大荒开。
星宿探神海，泥沙能触雷。
河防愿安汛，凭仗济时才。

战马嘶鸣，黄河动地而来，气势恢宏；落日大荒，境界阔远苍茫，韵味稍浓。其七律则更流宕，而气势不减，如《宜昌舟次》：

彝陵东下水潺潺，千里行人一棹还。
峡口云封鱼腹垒，江心天劈虎牙关。
遥闻笑语传乡县，却订归期报故山。
·此夕欧阳亭小泊，滩声犹在梦魂间。

首联与李白“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意蕴相近，轻快流宕；颔联写景，苍茫峭拔；颈联抒情，思致婉曲；结尾叙事，余韵郁然，这才有点唐诗的风味。又《登资阳城楼》：

资阳一带水盈盈，苍翠如环拥石城。
两岸危峰飞塔影，半江柔橹泊船声。
荒亭日落裴休宅，故垒风凄鲁肃营。
遥指前程通虎渡，荆门云树接天横。

画面色调鲜明，清丽而壮阔，对仗工稳，意蕴流淌，情致深厚，极具唐诗风韵。又如《笙榆以酒属述蜀游之胜，作此示之》：

一鞭晴翠指西山，恒霍参差拥髻鬟。
燕赵悲歌豪士在，汉唐陈迹野田间。
风号大树沉韩岭，石作奇兵守故关。
独得湖南清远意，晋祠流水白弯环。

意蕴深厚，气势雄浑，工练沉稳，有唐人边塞诗的风韵。而他的七绝就更显流丽了，如《扬州》：

烟波十里木兰桡，金碧楼台倚绛霄。
九曲阑干三面水，夕阳一半在红桥。

又《芜湖》：

玻璃千顷浴飞凫，裙绉参差绿有无。
几树垂杨春唤起，东风明日过芜湖。

烟波画船，阑干秋水，夕阳红楼；绿水飞凫，垂杨袅袅。画面都那么清丽明亮，景物悠扬清婉，意境悠远而淡雅。

李星沅妻郭润玉，亦工诗，夫妻情深，二人聚则杯酒唱酬，离则书柬往来相和。至道光丁酉李星沅督学广东时，两人酬唱之诗已达二卷，即结集刊出，名《梧笙唱和初集》。此集中李星沅之诗与其他抒怀写景之作风格稍异，大都是平和温雅，有的还写得情意绵绵，如《早秋寄笙渝昭潭》：

月淡风尖水上楼，雨湖杨柳不禁愁。
凉收纨扇敛娇粉，香换罗衣怯嫩秋。
远道回文迟锦字，清辉今夜记鄜州。
萧郎游兴年未减，斗酒还思与妇谋。

此诗当作于客陶澍幕之时，而郭润玉当时住在湘潭娘家。全诗都是从对方写来，遥想今夜的湘潭当是月淡风清，雨湖垂柳愁正深。秋来了，天凉了，妻子抱着瘦弱之躯在焦急地等待远方雁书，思念着天涯游子。又如夫妻相聚时的唱和诗《柳枝词》：

柳叶盈盈湘水深，柳枝词唱不胜春。
为谁化作相思种，才解迎春便送人。

如许纤腰学舞迟，春愁生怕早莺知。
可怜馆得东风住，只有千丝与万丝。

此类诗则又清新秀冶，温软轻盈，晓易流畅，有一点民歌风味。

郭氏于道光十八年冬病逝，十六日后，其长媳、润玉侄女智珠病歿，继而又有两婢病歿。李星沅悲伤莫名，时时悼念。次年二月，奉命督漕运北上，出发时作《过万柳园为诗》云：

征装潦草涕纵横，呜咽河流为送行。
讵料迎年当永诀，颇疑折福在虚名。
蛇身中断占何验？鱼目孤悬梦不成。
月缺花残同一哭，夜台底用判幽明。

呜咽悲戚，满纸泪痕。道光十五年，郭润玉随夫赴广东任所，过湖北黄梅时乘车堕入水渠之中，几没于水，遂大病，养成痰疾，时愈时发。十八年正月，随星沅北上，出西门，遇送殡者当路，当时即以为不详。是月郭氏又梦一蛇在手，一麾而断，即占为己命当断，故诗中有“蛇身中断”语。李星沅督运上船后又作《杂忆诗》四十二绝句，其一曰：

汝妇追随汝见无？娉婷泉路好将扶。

郭家闺秀真凄绝，三代诗传一月徂。

这些悼亡诗均凄戚怛切，催人泪下。道光十八年以后，李星沅诗多为酬赠之作，且数量不多，诗风则趋于清穆，诗艺则更显老到，而诗歌韵味却要差一些了。

二、观香村野，吟咏不辍的李星渔

李星渔（1804—1874），字季眉，李星沅之季弟。弱冠举秀才，但嗣后七次应举，均不得预乡解。其时，其兄李星沅已官巡抚、总督，秉钺勘伐。其侄梅生也举进士，入翰林，兄、侄文章均擅天下之盛名，而星渔独蹭蹬不遇，于是弃去帖括，绝意科举，肆意于花竹泉石之间。好聚百家图史、名人墨迹，日与四方词彦胜流觞咏为乐。咸丰二年，太平军围长沙，他慨然入城助守。长沙解围后，又输家财佐当政，营造成台战垒。咸丰三年六月，太平军西征入湘，他又奉母避难山中，诛茅筑室，往来村社野老，至次年六月才搬回省城长沙居住。同治十三年病故于田园。有《观香室遗稿》四卷，存诗三百多首，于同治六年结集首次刊刻，有监利王伯心为作序。后又于同治十三年再刻，补入了从同治六年至十三年的一些作品，长沙熊少牧为之再序。

据熊少牧《观香室遗稿序》云，李星渔比其兄李星沅小七八岁，李星沅已为秀才，李星渔始就私塾，英慧异常童，李星沅兼课弟以诗。不久，星沅及第，家阀隆炽，极科第禄位之盛。长兄星沅在朝为官，李星渔与仲兄西来先生均以名诸生侍太夫人养。李星渔虽秋战屡蹶，而不以屈伸荣悴撄其虑。每春秋佳日，集词彦唱酬不辍。又尝与熊少牧一起游京师、泛琼海、度函关及诸名都会，搜奇访古，所至辄相与赋诗，奚囊恒满。然其五十岁以前诗均被删汰，集中现存最早的诗是咸丰四年元日所作，名曰《甲寅元日试笔》。据熊少牧说：“咸丰二年，太平军入湘，季眉奉母避居山阿，行箧惟《昌黎集》一部，日夕研讨，深得其雄直朴茂，日光玉洁之蕴，胸襟眼孔一扫凡近。用是屣弃旧箸，轩然别开一世界。”可以推测，李星渔早年为诗像其兄一

样，主学唐宋，而多山水游览及应酬题赠之作。而现存五十岁以后诗则主学韩愈及中唐人诗，诗风雄直秀旷，正如王柏心《观香室遗稿序》所说：“其诗尤多感怆时事，忠愤壮烈语，众又谓之志济当世，不类岩穴中人。”集中感时抒慨之作比比皆是，因而其诗歌整体上显得沉郁深厚。

李星渔诗歌题材内容不甚宽广，主要是抒怀，其次是抒写其乡居悠闲的生活，还有不少反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之作，此外就是友朋酬赠和写景游览之作。

读《观香室遗稿》，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是李星渔怀才不遇的幽愤和有才不得施展的遗憾。如咸丰元年所作《元日书怀》：

髫龄失怙饱艰辛，早藉饥寒炼此身。

孤负天公培植意，济时毕竟属他人。

卒岁门庭雀好罗，谁凭尺素慰岩阿。

寒窗时看龙泉剑，烈士终嫌感慨多。

李星渔幼时失父，一家全靠二兄教馆为生，饱尝了人世艰辛。后成为诸生，却屡赴名场而不售，辗转二十余年而无所获，眼看湖湘名士蜂拥而出，纷纷跻身政治舞台，叱咤风云，而他只能默默无闻地僻居山乡，有志而不获展，“寒窗时看龙泉剑”，其内心痛苦、幽愤之多，可想而知。四十六岁时，其长兄、一家的顶梁柱又倾倒，从此家事零落，门庭可罗雀，更令人难以释怀。同年冬，他作《有感》诗云：“岂是幽栖者，青门不可阶。雄心呼酒洗，积闷借诗排。战伐虫沙苦，功名将相乖。闲携小儿女，拨火坐松斋。”他并不是一个向往幽居的人，现在幽居赋闲，完全是因“青门不可阶”，无路可得仕进，一腔雄心只好借酒来冲浇，满肚忧闷只能借诗歌来宣泄。此幽幽之情，一直积聚于心中。同年所作《十六月夜》中还说：“奈余非是忘怀者，耿耿心头一斗血。吟身勉强付萧闲，瀕洞忧端安可说。凭阑千里望关山，忍冷摩挲匣中铁。”直到六十岁，他的这种抱憾还在心头挥之不去。六十初度，他作《重九前二日六十初度自赋生挽诗四首》，其

一云：

周甲光阴似推磨，西风篱菊又争开。
漫挥柔翰添诗稿，只待生刍荐酒杯。
海外九州劳想象，胸中五岳郁崔嵬。
名臣文苑都无传，何事人间到一回。

为自己一生既无功又无名而抱憾不已。同治四年，更作《书怀》一诗，抒写其壮志未酬的悲慨，诗云：

萧然风雨掩柴扉，贫贱焉能系重轻。
处世竟为长弃物，感时犹有未忘情。
汴京不记青钱辱，洹水专修白马盟。
好效信陵求乐死，妇人醇酒送余生。

李星渔生当国家多事之年，时刻关注着国计民生，总想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做点事，但他仕进无阶，人微言轻，无法发挥作用，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成为“长弃物”，只好像信陵君一样以妇人美酒来消磨自己的生命。

李星渔虽长期赋闲家居，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天下大局，他壮年时经历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而他居住的湖湘又正是遭受动乱的主要区域之一，他本人及家庭都经历了这场动乱，饱尝了动乱之苦。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可看到他对天下大局的关切之情，有不少诗歌还真实地反映了这场动乱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闻警》：

忽传警报到山中，江上连营一炬空。
大帅军容何草草，万家行色又匆匆。
拥炉自忆升平乐，捧海谁成涤荡功。
读罢阴符三叹息，乱云如墨起悲风。

此诗当作于咸丰四年二月，时太平军西征，攻毁黄州清军大营，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水死。太平军乘胜攻克武昌、岳州、宁乡，后又与曾国藩的湘军在羊楼司、靖港一带大战，湘军大败。太平军乘势再占岳